

一个高原汽车兵的传奇

■孙晓青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经年累月,新藏线上那一串珍珠般的小兵站,沉淀下不少故事。每次上山,无论在哪个兵站投宿,我都喜欢找站里的同志聊天,哪怕时间再晚,也要收集一点素材。

2001年11月下旬,我和某边防团团长同行,上山看贯彻执行任务的部队。早就听说该团有个传奇人物,几年前在天文点边防连执勤时,驾驶东风240牵引车去冰湖里拉生活用水,不料车陷冰湖。为了救人,他竟然在冰天雪地中把车大卸八块,将零部件一件一件抬出,然后又组装起来。对于这个故事,我一直将信将疑,这次当面问团长,不禁大吃一惊:确有此事,而且那个创造奇迹的兵就是团长现在的驾驶员!

王祥?那个中等个儿、话不多的老兵?几天的接触中,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见面无非是点点头,笑一笑。没想到,真人不露相呀!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投宿库地兵站那天,我把王祥约到我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夜谈。

王祥是四川蒲江人,中学毕业后,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学汽车修理,虽然时间不长,架不住聪明好学,很快摸清了国产车的门道。年轻人不安于现状,学会了修车,他又想去当兵。师傅不以为然,说:“你先跟我干几年,然后自己干,钱不少挣,比当兵强。”王祥对赚钱兴趣不大,他谢过师傅的好意,1993年12月应征入伍来到南疆。

边防团编有汽车连,王祥因为有修车的专长,被安排去学开车。出徒后第一次跟着师傅上山,才到三十里营房,师傅就向连里建议说:“这个兵可以放单了。”结果,连队将一台东风140运输车交给他,让他在山下拉煤。这是他在同年兵中冒尖的开始。

1995年6月上山换防,汽车连领导对王祥寄予厚望,特意把他配属到最艰苦的天文点边防连,重点培养锻炼。

库地的冬夜,万籁俱寂。往年这个时候,兵站差不多该收摊下山了。然而现在,他们同样处于战备行动中,工作比往常更加紧张。我交代兵站的同志抓紧时间早点休息,自己点上蜡烛,静听王祥讲述他的传奇——

那一年,天文点气候反常,10月份就开始下雪,进入12月,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摄氏度,连队前面的小河全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到33公里外的冰湖去拉水。

连队的水车是东风240牵引车,车厢上背着一个5吨的储水罐。那天,连队派了15个人,由两名排长带队,午饭后出发,乘车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湖边。那个季节,湖水已经退下去不少,露出二三十米的滩涂。我把车停在50米开外,让战士们下去提水。

这时,下雪了。看到战士们破冰打水,又提着桶一趟一趟走过来很累,不

时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车开过去。这样就方便了,大家一字排开,一桶一桶地传递,又快又省劲,半个小时就把水罐灌满了。

没想到,当战士们爬上车招呼我启动时,车轮已经下陷,动不了啦。如果当时果断地把水放掉,还是能够开出来的,但我不忍心放水,这是大家一桶一桶灌进去的啊,有的人手上沾水,手冻在桶把上,把皮都撕掉了。

可不管我怎么挂挡加油,战士们怎么使劲推,车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越陷越深。没办法,只好放水,放空水还是不出来。折腾到夜里11点,毫无效果,车子的3个桥全都陷进去了。我让排长给我留4个兵,其他人先回去。

事后得知,连队也着急,派了10多个人出来寻找,深夜与返回的同志在老营房会合,直到第二天晚上11点才走回连队。也就是说,33公里,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我们留下的5个人,挤在驾驶室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去爬电杆,卸下来6根钢丝绳,想借助车前的驱动绞盘把汽车绞出来。然而还是不行,几根钢丝绳全都断掉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连队。下午5点左右,我把水箱的水放干净,5个人开始往连队走。那几天特别冷,风又大,我没穿大衣,只戴了一顶单帽,穿了一双大头鞋,还进了水,才走了3公里就走不动了。我想睡一会儿,让那几个兵先走。他们不同意,非要搀着我走,还把皮大衣、皮帽子给我。

也许是开车锻炼少的缘故,我的体力明显不行,途中躺下5次。走到天黑,又冷又饿又害怕。那一带有狼,我们每人冻了一根棍子,手拉着手,到老营房时,已经11点了。我们爬上老营房顶,弄了一些杂菜点着。我睡着了,浙江兵姚钱江和安徽兵季长元却一直没睡,不断添柴。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走,中午遇到连队派出接应我们的人。回到连队,已经是下午6点多多了。

这次陷车,主要责任在我,好心办了坏事,心里特别难受。那些天,连队吃水,只能靠附近的一个小湖,那里的水有点脏,一般不用的。

正在这时,宋副团长带领的冬防检查组来到连队。他们有两台牵引车,得知我的车陷住以后说:“没问题,我们去拖出来就是了。谁知第二天过去后,发现那辆车已经被冻在冰面上上了。我们用十字镐刨,刨了一天没刨下去10公分,而轮子陷在土里还挺深。

当晚回到连队,宋副团长对我说:“这车不行了,坦克也拉不出来,只能报废,山下再调一台上来,你就下山吧。”当天,他给团里发了电报。

我压力更大了。领导那么信任我,可我却把一辆车报废在山上。听老兵说,199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陷进冰湖的车第二年春天才捞出来报废,驾驶员接了处分,复员回乡了。

我不想重蹈别人的覆辙,整天琢磨着该怎么办。已经对不起连队了,不能再对不起爹娘。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

法,拆车,化整为零,弄出来再组装。

我去找连长李文。敲门进去时,房间里还有几个排长。连长听完我的想法后断然否决,说:“这怎么可能?你这是天方夜谭!”排长们也说:“如果这个办法行,1990年的那个老兵咋不这么干?”我讲了我的苦衷:“当兵两年,没做出贡献,反而报销了一台汽车,这个罪名我担不起。”连长还是摇头。我说:“我学过修车,完全有这个能力,你就让我当兵的经历中少一点遗憾吧。”

磨了他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松口说:“我向防区请示一下吧。”

“别请示,一请示肯定通不过。”我说,“你就告诉领导,天文点这几天气温回暖,可以救车了。”

连长看着我说不说话,算是默许吧。我觉得,他心里也许真想让我试一试呢。

于是我要通防区指挥部蒋主任的电话,说了天暖救车的意愿,蒋主任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连长说话。”我把话简递给连长。连长说:“天暖了些,连队周围冰化了,我们想去试一试。”

屋里很静,我能听到话筒里传出的蒋主任的声音:“可以,但是不要蛮干。”

已经是12月中旬了,团里新调上来的东风140到位了,我便每天开着这辆车,拉着几个兵去冰湖,开始救车。

关于这个故事,我听到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说,被分解的车是一辆212北京吉普,驾驶员是个“二杆子”。也许,这件事本身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以致在传播过程中,有人故意将车型缩小,以增加事件的可信度。然而,千真万确的是,王祥面对的是一辆东风6驱240牵引车,有前、中、后3个桥,而他所拥有的全部工具,只是两只8吨千斤顶,一个汽油喷灯和一套制式扳手。当然,他还拥有一个梦想和一份执着——

我仔细观察过,车陷得很深,但还有操作空间。第1天,我们顺利卸下大厢板,抬到岸上干燥的地方。第2天拆卸驾驶室时,6颗大螺丝锈死了,我用喷灯烧,再用扳手卸,整个过程只损坏了一扇窗玻璃。第3天卸下变速器后,发动机就露出来了,但它重达六七百公斤,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总算用棍棒撬了下来。最难卸的是大梁,螺丝特别大,光是卸那6个大螺丝就耗费了一天时间。最后起出陷在冻土中的前、中、后3个桥也很费劲。先用喷灯把冻土烤化挖开,然后用千斤顶往上顶,前桥和后桥就这样顶出来了;顶中桥时,可能冻土挖得不够,一下子被顶断了。现在到你天文点去,还能看见那个中桥和一个车轮。

那几天,我消瘦得厉害,战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猴子”。每天回到连队,连长都要问:“怎么样?”我说:“不错,很顺利。”我必须给他信心,如果说太困难,万一他叫停就麻烦了。

第7天,在距离陷车处100米的地方,我找了一块平地,开始组装这台车。由于没有吊车,只能把大梁铺在地上,把大厢板先装上,然后再装驾驶室,接下来是安装各种部件、零件。第8天

回到连队时,我对连长说:“就剩发动机了,装好以后,明天就可以开回来。”连长把眼睛瞪圆了:“是吗?这可是个奇迹,明天我也去!”

第9天,连长亲自带着八九个人来到现场。但是发动机太重,非常难装,用了整整一天,总算装上了。可天已经黑了,没有实现把车开回连队的承诺。

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装前桥、后桥。全车重约6吨,一个桥就有1吨多重。前桥装的还算顺利,没想到装后桥时发生了险情。我们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垫上木头,然后我爬到车底下。可能是战士的撬杠用力过猛,一个千斤顶倒了,我听到车厢一响,赶紧一躲,大厢刚好擦到我的头皮。大家全慌了,纷纷喊我的名字。我也吓出一身冷汗,定了定神说:“没事。”

连长说什么也不让干了,他手一挥:“收工,出了事我没法交代!”

哪能真不干呢?第11天,我们把后桥装好,刹车管接好,但是由于没有中桥,全车没有刹车,也没有电灯。我让战士用手电照着亮,我挂着一挡和二挡慢慢把车往连队开。

记得爬上天文点达坂时,全连官兵都在门口迎接,大家拼命鼓掌,跳着,喊着:“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车!”簇拥着“我们的车”开进院里。

没几天,团里的菜车送菜时,把中桥上来了,我把它装好,全部恢复了这台车的功能。在这之前,团后勤处杨处长听说我陷车的事,非常生气,团里大会小会点了我几次名。不久他上山检查工作,看见这车便问:“这是谁的车?”连长说:“就是王祥那辆拆了又装起来的。”

杨处长不相信,围着车转了几圈。晚上找我谈话时,他又像看车似的盯着我看。当时我就是够狼狈的,人精瘦,头发长,浑身油污,脸上、手上好多道口。你小子行啊!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山下,让你喂猪去。”他捶了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么大的家伙组装起来。嗯,是个好样的!”

我哭了,哭得“呜呜”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

1997年,就是这个杨处长,把我调到团小车班,后来又入了党。

故事结束,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烛光摇曳着,照着摊开在桌上的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大概只有我自己认得。

“这么好的故事,你没有给别人讲过吗?”我问。

“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啥可讲的。”王祥想了想又说:“去年我结婚,爱人在老家,我给她讲过,她挺感动。”

我说:“外面传得很广,大家都挺佩服你。”

“可能是团里的人传的吧?”王祥又恢复到寡言状态:“别的驾驶员虽然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但吃过的苦不比我少,没必要跟他们讲。”

夜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每天迎来送往的兵站,究竟隐藏着多少这类戍边故事呢?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我的内心世界一直长着两棵树,一棵是红柳,一棵是白杨。它们并不高,但在苍茫的雪域高原,它们却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

每当冰雪消融,大地变暖,营区里的红柳和白杨便吐出了嫩芽。这时,整个连队都开始沸腾,这是兵们最高兴、最激动的时刻。每天都有战士自发地呵护这些只有一米多高的树,给它们浇水、施肥、松土,每一个环节都那样细心。

我从西藏退役回内地20余年了,还总是忘不了那块高原厚土。我敬畏那里的一草一木,敬畏自然界一切的生灵。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就如同这两棵平凡的高原树,在寒冷的环境中抗缺氧、战风沙、斗严寒,为雪域高原酿造绿色和希望。

在内地的看来,这两棵树只能叫小树苗,而在高原战士们眼中它们就是参天大树。绿色对人们来说太过平凡,但在生命禁区,绿色植物和氧气如同奢侈品。在那里当几年兵,退伍下山后如果遇见大树,车队都会自发地停下,让战士们好好地看一看树。战士们或抚摸或拥抱,每个人都会对着一棵树欢喜而泣,那场面不知让人多么心疼。

你能想象在高原上常年看不到一棵大树,日常只吃脱水干菜和罐头的的生活吗?由于长期缺氧、体内缺乏所需维生素,好多战士出现指甲凹陷、脱发,记忆力减退、血红素升高等症状。

营区的这两棵树,一直顽强地生长在这块疆土上。一年年,尽管还没有长成参天大树,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它们会遮天蔽日,绿树成荫,像温暖的格桑花开满山野。

我一直在想,或许上辈子我就长于西藏这块土地,因为还从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如此怀念,包括我的故乡。在高原时,我曾经想过逃避,想过早一点离开,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才发觉我的心已走不出那片神奇的土地。

我的故乡在草长莺飞的彩云之南,这里繁花似锦,瓜果飘香,所有的美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却认为它不能和西藏相媲美。

在缺氧、风沙、严寒逼迫的环境中,那两棵顽强生长的树,以细微的成长努力地活着,见证着生命的奇迹。度过漫长风沙与雪花相伴的冬季,光秃秃的枝干上开始绽放叶芽,移植的草坪也开始泛绿,兵们黑红的脸颊美得如格桑花般灿烂。到了6月,地下玻璃温室开始播种蔬菜种子。两个月后,经牛羊粪和雪山之水滋润的种子便长成了餐桌上的美食,这是战士们最富有的日子。

我的家乡,炎热的盛夏有半年之久,而我心中的圣地萨嘎县,严寒冰冻的季节却有6个月之多。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白雪皑皑的西藏。温暖清香的牛羊羹火炉,一直氤氲着我的心房,酥油茶醇香也一直牵动着我的味蕾。

围坐火炉聊天,是我们最快乐的事,大家畅谈人生和理想,当然也会谈论各自的女朋友。

在这个寂寥空荡的高原小城,每年夏季,团里都会从拉萨买来这两种树苗。白天气温在10多摄氏度,夜晚气温骤降为零下30多摄氏度,能够存活下来的树苗很少。但部队每年仍在坚持改善这里的绿化环境,每个连队也会组织兵

守望生命树

■王文才

们带上铲子、铁锹到百里外的沼泽地挖野草移植到营区。汽车排专门配属一辆绿化浇灌由各单位自行负责管理。每天午饭后连队每班除一名小值日外,其余的兵都会带上黄脸盆、水桶浇灌这些生命之树,因为来水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袖口、鞋、裤脚结了冰,双手冻得青紫,但所有困难都阻挡不了兵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格桑花开的企盼。没事时,兵们一个个总会凝视高原之上的这一小片绿洲,用心与这里的草木对话。这一棵棵枯瘦顽强的树苗,不仅寄托着官兵想家的心情,也象征着他们无悔的芳华。他们大都是沉默的、平凡的,如同一块块守候千年的玛尼石在山顶陪伴着风雪飘荡的经幡,为了和平吉祥,始终毅然决然地坚守在这里。

当格桑花开满营区、树枝泛青的季节,战士们也会利用巡逻、拉练的机会从野外采摘野花用罐头盒、干粮盒栽种上,每天太阳升起时从室内搬出,日落时再搬回屋里。不管哪一个先开花,兵们都会围观和品评很久。

还记得我当通信员那会儿,曾用压缩干粮播种过很多花,有海棠、杜鹃、月季红、水仙。每星期,我要烧两次用茉莉花茶或维生素片浸泡的营养水,这是我平时舍不得吃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的我是那么好笑,竟把这奢侈的季节却有6个月之多。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白雪皑皑的西藏。温暖清香的牛羊羹火炉,一直氤氲着我的心房,酥油茶的醇香也一直牵动着我的味蕾。围坐火炉聊天,是我们最快乐的事,大家畅谈人生和理想,当然也会谈论各自的女朋友。

许多年过去了,虽然容颜已老,而我心中依然青葱葱翠。感恩生命中的两棵绿树,感恩所有的遇见与过往,让我懂得活着就要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只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心中的绿树总有一天会枝繁叶茂。

小五叔

■任秀英

阵锣鼓和掌声喧哗的气氛中,小五叔挥手高唱着:“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扛起枪……”

小五叔和他的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将要跨过鸭绿江,奔向朝鲜战场。我拍着手祝贺,并含着离别的泪,送他上战场。那年他才18岁,身强力壮,有着金子般的年华。

到朝鲜没多久,小五叔的英雄事迹便通过广播和报纸接二连三地传到村里。我在学校战报上都看到了他的事迹。如,他带领一个排(当时排长牺牲,他代排长)在一个山头上吃一口炒面,抿一口雪,坚持了几天几夜,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保住了阵地。火线上,小五叔立了功,入了党,提了干。

一次,他还从炮火中救起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背在自己身上,边战斗边突围。事后,那个被救的朝鲜孩子的父母还寄来了感谢信。

那年“八一”,赴朝鲜慰问团在战地演出,遇上敌机轰炸,小五叔奋不顾身地为了救一名团员而英勇牺牲……

第二年“八一”,村委会在小五叔家

的祖坟地给他立了一座墓碑。被救的那位团员及十多名高校学生步行几十里路,送了十几个大花环到他的墓碑前。当天傍晚,在他墓碑的上空,晚霞也画出了半个花环,这可能是他天堂的战友送来的吧。

从此后,每年“八一”,我们村小学全校师生都会冒着伏天的炎热到田野里采摘五颜六色的野花,用柳条编织许多漂亮的花环放在他的墓碑前。

小五叔走的那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这块小麦地里,他轻轻抓起一把挂满浆的麦穗高兴地对我说:“小秀,你看这麦粒多饱满,麦盘又大,估计能有很好的收成。今年过年,咱有白馍吃了。”可惜,小五叔没有吃上那顿白馍。一想起过年时我们吃的那顿白馍,我就流泪。

今天我来这儿,就是想对小五叔说,现在这块麦地亩产小麦1000多斤,我们餐餐吃白面,天天像过年。明天,我要蒸一大锅白馍拿来给你吃,还要用我的手机把咱街坊、邻居住的小洋楼一照下来给你看。还有我旅游时拍的

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朝两国人民的联欢,都放给你看。

我还想对小五叔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国泰民安,山河也变了模样,连咱家乡的那段黄河也不再泛滥。

还有保家卫国的接力棒在一代代相传,咱村及全国的适龄青年一批接一批地到军队大熔炉里去锻炼。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和你一样,都立马扛起钢枪上战场。

一想到小五叔微笑着听我说的样子,他那张永远青春的脸庞就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长征

第4918期



我们班(中国画) 杨跃乐作